

書評書目社

「小說改編電影」座談會錄實

鄭傑光

時 地 主 出

間：六十七年六月廿九日十九時

點：洪建全視聽圖書館五樓

辦：書評書目雜誌

持：鄭傑光

席：（依座位序）：程石泉、宋項如

曹又方、白景瑞

李 昂、郭良蕙

曹永洋、張恆豪

曾西霸、高 幹

黃昏星、小野（發言單）

宋項如：如果我能說的話，我要說我所寫的所有的劇本都不是我理想的作品。做爲一個電影編劇，我是喜歡小說的，也是喜歡電影的，像「蛇形刁手」。

國片的電影觀眾是理髮小姐的問題是事實，日本名製片人永田雅一曾有一句名言說：「電影人口和知識是成反比的。」這也是經驗之談；至少在我家，電視劇的觀眾就不是大學生；我們應該可以把電影拍成大家都叫好的好，而不是給知識份子看的，電影要給人娛樂，知識份子可以買一本書來，細細的看和思考。

索。

因此，很顯然的，「小說改編電影」的問題，與電影觀眾知識份子太少的問題是很類似的一個問題。

小說和電影放在一塊兒討論，是很困難的。

比起小說來，電影可說是個新生兒。

它們各有來頭。

它們絕非同類。

各有各的姿色、特徵、媚力、甚至生命。

它們曾經走得很近，那是當電影還在「工具」階段的時候。既然說故事嘛，改小說囉。

現在，它們愈走愈遠，因為，電影已經由「工具」的性質，而表現了它嶄新的生命、獨立存在。

再把這兩東西放在一起，是很吃力、很勉強的。

我們可以含混、寬容地說：

小說與電影，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可是：

我們不能說，有心臟的東西，就叫做人。

科技與藝術的分類，都日益精細了，人類給自己

添了許多麻煩，增加了許多限制，劃定了許多格子。

不錯，我們曾見：好的小說，拍成了好的電影。

好的電影，寫成了好的小說。

可是，我們也確曾疑惑：這個「好」，不是那個「好」。

好的女兒、好的妻子、好的母親、好的婆婆：其間並不一定是什麼等號。各有各的背景條件。

其間的關係並不像蠶、蛹、蛾、蝶，那麼必然。一個模特兒的誘惑，並不等於模特兒照片的誘惑。

飄，小婦人，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

在這系列的名字表，我們最好：想到電影就不要想小說，想小說就不要想到電影。

電影能落個「好」字，小說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萬一得個「壞」字。反目成仇，各說各話，電影與小說兩回事的真相，立即大白。

不是誰錯的，錯在各行其是。

甚至，我們可以說，不是錯在描寫對象，而錯在工具與手段。

兩種手段，達到一個目的，原則上是不通的。

好萊塢的先知，曾經說過：名小說是賣座電影的好材料。

這個念頭，一度被強調成真理。

偏偏在這個門道上，昨天的真理，就可能變成今天的笑話。

於是，我們又聽說：好的電影寫成小說，會暢銷。

我不知道寫小說的先生們，如何去描寫「第三類接觸」中，降落陸地的那個龐然大物。

我也不知道拍電影的先生們，如何拍：「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她的脊骨一涼……」

曾經聽寫小說的先生們說：小說中的人物，一經扮演，已經和當初構想、大異其趣。

也曾經聽表演的先生們說：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去演「棄絕、失落之感」。

電影、小說，雖然近在咫尺，却真的咫尺天涯。

.....

不說拯救，就是爲了幫助中國電影，這份熱情，是值得感激的。那怕是病急亂投醫。

中國當代的小說，遠比電影「見得人」。

和當代小說的多面、深度、技巧……比起來，電影是很寒儉的。

這也不怪，電影才幾年？電影又是多不方便的玩意兒！

前幾天，讀了郭良蕙小姐的「他們的故事」，深深曉得，比今天的電影、現代而真實。

讀了鄭清文先生的「現代英雄」，其中：「五彩神仙」的浪子，「苦瓜」裏面的媽媽，「芍藥花瓣」的妓女，「龐大影子」的女秘書。「鐘」裏面的和美女，「黑臉進旺之死」的進旺與母親。……這些情節、人物，都在我心裏，久久不去。正像當年讀「未央歌」，恍惚地覺得自己交了一個朋友，叫小童！

情節和人物，都這麼好，它可以是電影的，但就原作來說，又絕不是電影的。

因此，個人以爲：請小說作家多批評電影，參與電影，在作用上，比援用小說成品，該會有更積極、更實際的意義。

借暢銷小說的名氣拍電影，是很偷雞摸狗的。它的危險是：買暢銷書和買電影票的，不一定是同一個人。

不暢銷的小說拿來拍電影的，當然又當別論。

郭良蕙：我願意在這裏談談我的小說改編電影的觀感，吐一吐苦水，我的小說有十餘部改編成爲電影了，簽約的時候，小說像女兒，拍成電影後，可就像養女了，這還沒有關係，出嫁的時候，也不讓我知道，這真叫做家長的心煩，小說改了名，改了劇情，也沒有人與我連絡，儘管合約上說得清清楚楚，連上映也不通知，但是，我還是關心它，希望它有好票房，自己也有面子。小說和電影是兩回事，小說讀者要有一定的知識水準，至少要識字才能看得懂，電影的製片、編導則要迎合觀眾；使七歲到七十歲的觀眾都可以看，人人都有權買票進場看，批評電影，這不是爲大學生拍的，不是有水準的觀眾可以共同欣賞的；看小說要用思想，看電影只要從畫面上就可以得知情節的進展，電影上的畫面，是不必費腦筋看的，製片、編導的問題就在這裏，我希望小說的讀者多些，如果沒有，我也無能爲力，這是我的看法；我不是寫故事的，我重視的是問題，它是如何發生的？有什麼問題存在，拍電影就更難了。電影和小說並不是絕對不能站在平行的一條線上的，因此，立場是相同的，未必是相對的，意見的不同都是爲了本身的好處，作品

的好處，而不是希望它不好，沒有人看。很早以前，就有人向我說：「你爲什麼不編劇呢？」編劇的鏡頭要適應觀眾才行，觀眾是怎麼想的呢？我想像不出來；就好像我寫的禁書「心鎖」，賭徒進入賭場，未必就能贏的，寫小說可以自由發展，不必受限制，迎合觀眾。

因此，小說改編電影，編導是小說、電影之間的橋樑，有責任提高電影的水準；除了重視作家的存在，多多連繫，以作家的意見來作爲參考，尊重作家，不要把作家看作敵人，這樣對中國電影是很有幫助的。

張恆豪：小說和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不同的語言，小說改編電影之後，有了很大的變動，編導未必忠實於原作，但也可以忠實於原作，有兩種不同的寫法，例如：曹永洋先生提到的白景瑞導演的「再見阿郎」，是陳映真的短篇小說「將軍族」改編的，他的作品中強調的是社會形勢的架構，以及省籍問題，經過編導的改編後強調的是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過程中小人物的成長、掙扎、幻滅，有希望、理想、淚影。這就是故意不忠實原作。

五十一年到五十八年那個階段，中國電影表現了蓬勃的精神，電影工作人員，製片的態度，都是充滿希望、信心的，不知道是什麼壓力，五十八年以後，國片倒向了通俗、市場；白景瑞導演的「家在臺北」、「再見阿郎」、「今天不回家」都是寫實的，反映現實生活的，與我們切切相關，製片抱持的態度很嚴謹；但這些電影都不見了，中國電影轉為不食人間煙火，和社會脫離太遠了。

電影是強調娛樂性的，也有潛在的藝術性，這一個觀點，大家應該都是同意的，假設電影純粹是中國的產品，或許中國早期的戲曲流傳至今，那就是正確的；古代戲曲的功能，第一是喜慶娛樂，第二是教化，如果電影是純粹士大夫生活的點綴品，那就可能，但它不是，它是世界性的，這點很遺憾。今天中國電影發展至此一田地，電影工作者的說法是：電影是市場的產品，必須以娛樂為主，那麼外國何以有「亂世兒女」、「齊瓦哥醫生」、「人間的條件」等對人性描寫深刻，暴露社會現實的作品呢？它們不是表現了作家的人生觀、宇宙觀的作品，且顧及了娛樂、藝術良心、理想的作品嗎？除了中國電影的製作條件差外

，作家推卸責任也是一大原因：製作費給大牌明星挖走了，所以不好拍嘛！亞太影展的作品很得到影評的重視，如「雙紅門」，這部影片和李行導演的「貞節牌坊」，唐書璇導演的「董夫人」一樣的表現了東方民族古代守寡的問題，是傳統文化被以現代人的目光批判、了解的作品。民國五十一年至五十八年間，中國電影是標準的、正確的，時常有有生命、够水準的作品，它為什麼消失了呢？因為路向走岔了，為什麼要向觀眾迎合、妥協？我想這是編導的問題，而不是被作為素材的小說的問題。

會西霸：這是我的第二次發言。

關於個人對「小說改編電影」的意見，在六十五年十月號的「出版家」雜誌（五十一期）已撰文陳述，該期專題為「水銀燈下的文學作品」，各位如有興趣，可與此次座談會兩相對照，必有更多心得。

方才白景瑞先生表明了電影導演的心態，我也以為小說改編電影的情況始終未盡理想，其原因和目前國產電影的陷於劣境是相同的：有抱負、有熱誠的電影工作者不得其門而入，在忍耐、在期待，此其一；而業已投身電影工作行列的人，開始遺忘初衷而離了

譜、走了樣，此其二，這是很值得警惕的事實，也是許多編劇、導演頭一部作品反倒常被列論的成因。

最後，我覺得座談會沒有給參加同學提出問題的機會，變成引領大家到一個衆說紛紛的地步，究竟小說改編電影不可行呢？這個頗堪深思的問題，大家要「傾聽別人的意見，保留自己的主張」，在座談會經常舉辦的今天，這是極重要的態度。

聽衆乙：我對白導演的態度很不滿，作爲一個電影工作者，認爲電影只是娛樂，那就沒什麼好談的了。坦白的檢討才可以改進，中國電影太淺、太弱，白導演太令人灰心了，他是中國導演中比較行的一個，觀衆無法否定導演的成就，除了他自己，他的話只是畫蛇添足，自己不站起來，就沒有人會幫助他站起來，我不鄙視觀衆，問題是導演拍好沒有？白導演苦苦要人了解的只是理髮小姐休息時要看，只是製作人的錯嗎？

小說是文字組成的，其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到一國之藝術成就，其故事、成語都會被社會上運用；而電影則ON鏡頭加ON鏡頭未必就是好鏡頭，NG加NG也未必等於是好鏡頭，NG只要是有意念，也是可

以成立的，曾有人將許多ON鏡頭剪成「風」，這麼多NG，却爲ON鏡頭；一部電影是編導在演戲，時空的組合；小說改編電影全看編導。

高幹：好小說可以拍成好電影，壞小說就不能拍成好電影嗎？希區考克常將三流的小說拍成第一流的電影，在一次訪問中，他曾說「我不喜歡第一流的小說，因爲作者的意見多，觀衆也不容易適應，偏愛小說的會有意見，容易產生困擾，三流小說則可以給導演創作的機會。」「飄」不是一本好小說，改編成電影以後的情節沒有時代感；那是黑奴解放的時代，但小說、電影都沒有強調。

程石泉：我以爲藝術的主題在作者的觀點，「亂世人」不是寫整個南北戰爭，我們不必將主題限死；任何小說電影都要反映時代、政治、社會意識嗎？這不見得，「飄」是一部很好的日記體的小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是一部好小說，它也未必能完整的反映一個時代的意識。現代的電影重視技術、角色，情節不好都可以彌補，但是，好電影正好相反，因爲技術是跟著主題走的，不然，它有什麼用呢？美國導演研究的只是技術，特技鏡頭，人從高樓墜下

之類，但是沒有內容。西方文藝復興到現代墮落的原因是創造了技術，只爲了引起人們的恐慌、慾望衝動，但好電影中技術只是從屬的，及以技術爲重，不重視主題、劇本，就沒有價值了。好電影需要好小說來改編。

（白景瑞導演由於要趕最後一天最後一場的「雙紅門」而於此離去，預先決定同行的宋項如先生則爲座談會而毅然留下，盛情可感）

宋項如：程教授在國外多年，認爲中國的戲劇、小說可以改編成很好的電影，也就是說中國的書好、文化高，我以爲你說的不是良心話，我要說的是真心話，我爲程教授感到委屈，因爲一般人沒有這麼強烈的愛國心，一般人只要能够表達出來就可以了；而且，關於名詞的界說，大家的認識不同，也就越說越岔，這是由於語意不嚴格，各說各話的緣故；我以爲中國沒有文化，東方有什麼東西呢？只是一團迷霧蒙住，沒有這樣強調的必要，就好像其中真有寶貝似的；像我國歷史上的漢武帝，他對司馬遷的作法，就是一種極不人道，極端違反人權的專制、殘酷措施，他假借著不准爲降將辯護、說情的法律，不但不同情當時

力戰喪師的李陵，還要將他的家人滿門抄斬，司馬遷不過發表了一些同情的，合乎人情的言論就立刻被判處極刑，這是最沒有文化的極端，其他的例子更是多不勝舉。因此，中國的戲劇、小說不能改成良好的電影。

（程石泉教授神閒氣定的吸了吸煙斗，沒有起立）

程石泉：我很歡喜跟你辯論。

（兩人作了一番辯論，針鋒相對，各不相讓，主持人看看時間早已超過預定的二小時，決定爲他們安排非公開性的對談；他們的辯論使聽衆大感興趣，爲座談會帶來了最高潮。）

小野在輔大座談會的談話記錄

問：請問小說與電影有什麼不同？是否每篇小說都能改編成電影？你個人是否可以談談你的經驗？

答：我想這個問題問得很大。譬如說有個問題：小說是不是都能改編成電影？我想請問你：你心中的電影是個怎麼樣的電影？假如說商業電影的話，那麼很多小說都可以改。或是現在拍的實驗電影

，每一部小說也都可以改成實驗電影。我看過王菊金的實驗電影，覺得很可惜。他這樣子的一個技巧，表達這麼簡單的題材，很可惜。現代小說家的小說，很深刻的東西都可以拍成實驗電影。那麼再反轉過來，我想這個題目原來意思也許是談到商業電影。如果是商業電影的話我就可以說：假如拍成像目前臺灣電影界這樣子的電影的話，是越大的小說越好改編，這是一個事實。所以當有人以我的小說跟我談電影的時候，我非常非常的難過。我的小說真的能改成電影嗎？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的小說不能改，我自己會覺得很光榮。如果我的小說可以改，我會覺得很悲哀。後來還好，他說並不是真的想改我的小說，而是希望我能自己直接寫劇本。所以並沒有那篇小說真的能改成電影的時候，我覺得很高興。我原來是喜歡看電影的，也不懂得電影劇本，到了被人家強迫要改編劇本的時候，才勉強知道電影的技巧。我覺得電影是一回事，小說是一回事。因為我時常覺得，有些小說家本身小說精神就把持不住，他本身還堅持說小說精神被人家變調了，被人家

篡改了。我實在很懷疑他小說的精神在什麼地方，我想一個編劇家或者一個導演，我們重視他藝術地位的話，這個作品改成劇本之後，這個劇本就是他的。譬如張永祥要是改編我的劇本的話，這原著是我的，改編後的電影劇本就是張永祥的。我覺得這本是兩回事，我不會隨便干涉他，他把裏面的秦泉跟趙一風顛倒過來，或者把女主角顛倒，隨便他改都是他的東西，我絕對不會干涉他。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藝術家，且我們承認他的地位他就有權力把它改成劇本。到了劇本再到導演手上的時候，導演又是一門更複雜的藝術。那麼經過導演處理之後的「蛹之生」，就是導演的。譬如白景瑞或者張佩成或者誰，都是他的。我一看電影就覺得這不全是我的，我想是張佩成的「蛹之生」或者白景瑞的「蛹之生」。所以我一開始從事電影藝術就抱定這種心理。

問：請問「男孩與女孩的戰爭」拍成電影你感覺如何？

答：我只能這樣講，對於電影的特色我實在不願意再解釋了，因為外界傳聞說我拿了很多錢，被片商

收買。我到底經過怎樣的挫折我也不願意在你這邊解釋。但是我還有一個信念，就是說我自己還很年輕，絕對不會受挫。國語片假如有人帶動的話也許能有遠景。我是在一種癡人說夢話的情況下去從事這種工作，經過百般挫折，各位也可以親眼看到很多人說我在改編劇本。事實上沒有「改編」。因為都無法合作，到了中途不是跟導演吵架就是跟製片商吵架，電影拍不出來。到頭來選了一部最商業化的電影「男孩與女孩的戰爭」上演，而其他電影稍微有我的意識的，都沒辦法上演。這部電影預演的時候，我帶了差不多二三十個陽明醫學院一年級的學生去看。看了之後，他們把我圍著，不相信是我寫的。當時我的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因為我根本沒看完，看不完。我想我每次想到這點就很激動。我既然說我很願意繼續再從事這份工作，一直從事到覺得這個電影界讓我失望的時候，我就會寫一篇文章，宣告退出。勸我的學弟學妹或者我的朋友，不要去搞它。因為以前，很多人勸我說，你只是個編劇，連導演都沒有辦法主宰的問題，你編劇更無法主宰它，

但是我發現我去接觸的時候，自己有一套做法。也許有一天會變，所以我目前還是一步步在做。下次這部「擎天鳩」如果改編成功的話，我想一定是比「男孩與女孩的戰爭」好。那麼我就希望企求我在下一部更好。

問：「擎天鳩」是一篇為劇本而寫的，請問這與寫小說有什麼不同？

答：我想這是各位想要知道的，因為在外國早就有人認為小說應該是電影的形式。甚至也有人認為寫小說就是為拍電影的，這個觀點對我來講，完全不認為是對的。因為我寫小說寫到目前為止，還是認為電影是電影，小說是小說。有人會認為，電影裏面應強調人物的因素。這樣的強調是對的，但是寫小說的方法跟寫劇本完全是兩回事，甚至於，有些人在寫小說的時候就想過，男主角是秦祥林，女主角是林青霞，那簡直荒謬到極點。當寫這篇的時候，並不知道它要拍成電影，所以寫的時候，完全是在寫小說。我腦筋裏面從來沒有掛念，也沒有說獨自得使它適合拍電影。因為我無法考慮它。我說過我寫小說的時候，絕對不

會考慮它編劇，結果事實上也證明了這個劇本編不出來。到目前為止雖然已經開鏡，但仍然無法改編，只好請他們重新寫過一個劇本。根本不是「擎天鳩」。這個問題到現在還在僵持，這是因為當初寫的時候我沒有考慮到怎麼樣改編。

問：你曾經說過，爲了某部好的劇本能拍成電影，你會犧牲自己，去寫兩部不上流的劇本。這個觀點我實在不敢苟同。我認爲一作家其作品應蒸蒸日上，向「至善」目標努力，豈可有犧牲論調出現。此不僅有損於此作家給讀者的信任感，且令讀者讀其作品存有懷疑成分。不知此作品好與否？且如此論調，爲對於電影藝術一種不負責態度。你認爲呢？

答：我知道。這問題我完全了解。因爲我在從事電影的時候這問題我都想過。我說過我從事電影工作一定會得到許多人不諒解。甚至我收到一些初中學生高中學生來信痛罵我。說我的電影應該是負五燈，應該滾下臺。且電影一上演之後，全按照我的想像，每天大概有兩三封信來罵，也有很多因此拒絕看我的小說。後來我覺得實在是有代

價的。我剛說過，要看最後的勝利。曾經有人說過，目前中國電影根本沒有電影文化。根本是個絕望的情況。所以對付這種情況，只有完全不按照常軌的手法。我可以保證我並不是爲它的命運所妥協。像「蛹之生」是什麼的，我並沒有拿什麼編劇費，所以外界傳聞說我已經賺到一棟洋房準備結婚，我覺得相當好笑。爲什麼每個人都認爲一個人的最後目標是買棟洋房，娶個太太。我自己完全沒想到這麼好的一個境界，我覺得我在意的問題是：既然能够從事電影工作，能够犧牲一些，假如有一天我真的能够拍成一部電影，而這部電影能讓大家說好的話，那就是最後勝利。這中間也許會拍出一些很差的電影，那是因爲我不拍這些差勁電影的話，我跟本沒機會踏入電影圈。

問：請問目前電影界的編劇趨向啓用新人，如小說界成名作家（類似閣下）。可是你滿意上演的作品嗎？如果不滿意，又爲了純藝術嗎？能否爲了現實而抹殺藝術？

答：我想爲了現實而抹殺藝術這問題剛剛談過，看你

現實指什麼。在座各位不曉得有多少人懂得目前中國電影。因為曾經有記者訪問我說：我非常失望，你小野也編這種劇本。我就反問他：那麼請你告訴我中國電影應該怎麼辦？有沒有希望？應該怎麼走？你告訴我，却沒有人說得出來。到目前為止有理想的人全部離開了，對於電影有理想有熱心的人完全離開電影圈，剩下的都是爲了他本身是職業。任何東西變成職業之後就會有它職業上的妥協，我今天能够比較不妥協是因爲它不是我的職業。我隨時可以做，隨時都可以不做。所以我想剛剛這個問題一定還有很多人懷疑說，這樣子犧牲不值得。這問題我實在不願意再反覆回答。只有做出來大家再看。

鄭傑光：今天的座談會承蒙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的踴躍參加和發言，個人非常感謝，這一點點有限的時空使我們這些代表性的學人、編導、作家、聽衆、影評人作了「第三類接觸」，使大家的意見能够獲得交通，並能對未來的中國電影產生一些有形、無形的影響，這都要特別感謝「書評書目」雜誌的簡社長、王編輯和「洪建全視聽圖書館」的陳祕書，他們對此

一問題的關懷和重視。

這些年來，「書評書目」雜誌對小說批評作了顯著的努力，也很有成績；相對的，電影批評迄無一專門性的雜誌，只能在報章、雜誌上以很小的篇幅來發言，它的聲音是少了些；白導演說中國的影響有那麼大的效力，我倒真希望有那麼大的效力。因此，從「小說改編電影」這個主題上，我聯想到「書評書目」似乎可以開一個「小說改編電影的批評」的專欄，對小說改編的電影作一番對比性的評估，尤其是中國的小說和電影，對外國的小說改編的電影的評估亦可收相互攻錯之功，出版界可以先期出版外國小說，等電影一上映，同時展開熱烈的批評，這樣必能促使製片、編導、觀衆對「小說改編電影」這一問題予以重視；對小說界、電影界而言，越多的小說改編成越多的電影，雙方就會有更多的了解，這兩大視覺藝術媒介的結合，光輝相互映照，一定可以爲中國的小說和電影帶來更有力量，更有深度的作品；透過批評者的監督，爛書、爛片也相對的會大爲減少。今天的座談超過三小時，夜已深，意未盡，願各種傳播媒介都來不斷的討論這個問題，發揮更大的影響，謝謝。

後記

本次座談會後，「民族晚報」影劇版刊出了一篇報導，但該文未註明座談會的主辦單位、參加人員，並遺漏了許多重點，特此聲明。

由於劇本缺乏，外國的製片家一直在尋找小說作為拍片的素材，如果我們稍為注意片頭的字幕即可得知此一事實；即將上映的「永不說再見」即為狄更斯的「大希望」改編；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由小說拍成的即有派特·安德遜的「總統的情婦」(The president's mistress)，詹姆斯·卡拉維的「大班」，安格莎·克利絲蒂的「尼羅河之死」。

「晨霧」獲得高的票房，再次證明了小說改編電影的可為，我們希望有更多高水準的小說被電影界接受。

(小野在輔大的座談會中談到小說改編電影的問題，由於他不克出席，經徵得其同意列入紀錄，謹此致謝，他是去年小說家參與電影工作的第一人，意見極寶貴。)

(完)

十一月號要目

論讀書／劉真

現階段我們期盼的報紙副刊(作家學者聯合座談)

四進士(國劇欣賞)／張大夏

論紀弦的「足部運動」／羅青

小說創作經驗談—訪尹雪曼先生／黃武忠

影響人類前途的六大問題／鈕先鍾

閑話蜘蛛／溫良恭

存書、存書／隱地

米開朗基羅傳略／梁銘潛

彩色詩句的欣賞／陳香

看閒書／趙淑俠

本期除有上列言之有物的論述文章外，並有吳望堯、鄧文來、嚴友梅、謝冰瑩、李芳蘭、白鐵鏢、小民、王瀨、趙天儀等名家創作多篇，篇篇精美，凡關心文學、喜愛文藝的人都應一讀。

張子壽

每本三十元

長期訂閱：半年一三〇元，全年二五〇元

割撥：二六四六二 明道文藝社

社址：臺中縣烏日鄉中山路九十九號